

「打樁哥」：肩負大橋 難擔小家

大橋建設者 愛情亦動人



港珠澳大橋

聽建設者講述建橋的日子

香港文匯報訊 港珠澳大橋通車在即，過去八年工期，數萬名建設者夙興夜寐，在浩渺的伶仃洋上度過了一段奮鬥時光。《廣州日報》日前報道說，國慶前夕，記者走進多個建設者家庭，傾聽他們訴說「那些建設港珠澳大橋的日子」。

2016年12月3日，在港珠澳大橋島隧工地II區食堂，幾個紅彤彤的大「囍」字貼在簡陋的牆上格外醒目；而施工營地裡，喜氣洋洋，四對新人在百多名工友的見證下步入婚姻的殿堂，但簡單的婚禮過後，沒有浪漫蜜月，只有緊張的港珠澳大橋島隧建設。

現為該工區副總工兼質檢部部長的宋奎，是集體婚禮主角之一。然而，他的愛情，卻險些因為建設港珠澳大橋而結束。

大橋事務纏身，兩人聚少離多，宋奎女友



宋奎被同事親切地稱為「打樁哥」。網上圖片



在東人工島項目施工營地，四對新人在百餘名現場工友的祝福下步入婚姻殿堂。網上圖片

曾下最後通牒：「要麼在珠海跟大橋談戀愛，要麼回來跟我談戀愛！」談起現在同為大橋建設者的女友，宋奎哈哈大笑。

獲派珠海建大橋 即變繁忙「打樁哥」

學路橋專業的宋奎，於2012年7月入職中交三航局，入職培訓一結束，就獲派到珠海建設港珠澳大橋。「高興得一夜沒睡覺」，宋奎說，參與世紀工程，是他做夢都不敢想的美事。

然而，當時曹琰已入職湖南長沙一家銀行，接到宋奎的通知，有些難以接受。她淡淡地說：「反正你要常回來看我」。宋奎樂得滿口答應。

但一到珠海，宋奎就食言了。「振動錘，開！」每天早上7點，對講機裡都傳來宋奎的聲音，被分配到人工島建設的他，主要負責棧橋平台及鋼護筒打設施工，同事親切地叫他「打樁哥」。

女友骨折無人理 屢受冷落「分手」

宋奎天天都在工地，最長的一次60天沒下島。面對這樣的高強度工作，每天跟曹琰通電話，成了他最幸福的時刻。有時候工地太吵，只能躲在廁所裡通話，也讓他心中甜蜜。

工作大半年後，曬得像「包公」一樣的宋奎第一次回長沙。曹琰的父母看見原先白淨的帥小伙，變成了日曬雨淋的工地仔，難免有些不滿。

一晚，曹琰下班後回到出租屋，搬弄衣櫃時，大木櫃的門框掉落，將她的一隻腳砸成粉碎性骨折，曹琰哭哭啼啼地給宋奎打來電話，原本是希望他能抽個空回去看望自己，但末了宋奎一句話直接把曹琰氣得哭着摔了電話，「工地上真的很忙，走不開，讓室友送你去醫院，我過一段時間再回來看你」。

半個月後，宋奎趕回長沙，曹琰認真地要求他回長沙工作，但他只好「忽悠」說：「有合適工作就回。」

幾個月過去了，曹琰第一次到珠海。短短見面後，宋奎却丟下女友，自己坐船到了海上工地開工。

被冷落的曹琰爆發了，怒不可遏地說：「大老遠跑來看你，你就不能抽一天陪陪我？要麼你留在珠海跟大橋戀愛，要麼回長沙跟我戀愛！」

「她回去後幾天都不接我的電話。」宋奎說，「她不接，晚上我就把電話打到她室友的手機上，她不得不接。」哄着哄着又一年，2014年底，兩人登記結婚。

新婚妻子入團隊

特稿

2015年初，II工區的黨支部書記邱雲找到宋奎，對他說：「目前工區綜合部需要一個文員，讓你妻子過來？」宋奎心想，兩地分居的問題終於能解決了！

哪料到曹琰可不樂意，「你要我辭職跟你去修橋？我學金融的！」沉默了好半天，曹琰說：「你讓我想想，還得跟爸媽商量一下。」

幾天後，曹琰一個人風塵僕僕地來到珠海。同事祝賀她結束了異地分居，但只有他們自己清楚，新的「牛郎織女」的生活又開始了，曹琰工作在岸上的項目部總營地，宋奎在海中人工島上工作，經常十天半月不下島，兩人雖然近在咫尺，但一灣海水相隔，他們每月頂多能見一兩次。



宋奎（左）和妻子曹琰。網上圖片

2017年12月31日，港珠澳大橋主體工程供電照明系統施工順利完成並全線亮燈。資料圖片

吊裝工長：一顆匠心破千難



30年來胡從柱始終堅守建設一線，默默奉獻青春與熱血。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網報道，30多項工程，他走過祖國大江南北，四海為家。40餘萬噸，是他直接和指揮起吊鋼構件的總重量。「遇山鑿路，遇水架橋，用勞動的雙手和辛勤的汗水，描繪着祖國山河的美好畫卷」，這是對建築人的最好詮釋。數九寒冬，三伏酷暑，30年來胡從柱始終堅守建設一線，默默奉獻着青春與熱血。巍峨的建築是靠一次次成千上萬根構件吊裝完成的，胡從柱就是這樣一位吊裝工長，被同事稱為鐵人的「老黃牛」。

2015年7月，世紀工程港珠澳大橋珠

海口岸項目開工，7萬餘件鋼結構構件，7,206個焊接球，14萬平方米屋蓋面積，佔鋼柱總量70%的椎管柱、花瓣柱、梯形柱等異型構件，海島型氣候等等使現場吊裝困難重重。

30年「不容一點差錯」

胡從柱再次被委以重任，一到項目就對現場展開調查，每一台塔吊性能、每一處構件堆放、每一次吊裝順序，他都摸得清清楚楚，並針對每種構件制定了詳細的吊裝方案，為大面積吊裝做足準備。12月正處大幹快上時期，遇到了土

建及各工序交叉作業的問題。胡從柱仔細研究工期計劃和場地佈置，時常一坐就到了下半夜，最後提出自主創新的「移動式拼裝操作平台」方法，將原位拼裝轉變為地面一次單元拼裝和樓面二次吊裝，成功化解了難題。

「一點差錯都不能有，否則就會發生意外。」工作近30年，他始終警惕。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旅檢A區的2.6萬平方米鋼結構整體提升作業中，有34個提升器，都經過他的親自檢查。

培養無數技術骨幹

胡從柱每到一個項目都會帶出一幫徒弟，現在這些徒弟都已成長為公司骨幹，有在大區工作的部門負責人，有在工程一線奮戰的中流砥柱。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項目部項目書記彭慶南是胡從柱帶出的徒弟之一。彭慶南回憶說：「有一次我在現場進行操作，很緊張。師傅打電話給我說他站在不遠處看着我，讓我大膽放心去操作。」

胡從柱的辦公桌上總有一個本子，用來記錄各種吊裝難題的案例，還配有親手畫的吊裝示意圖和一本設備工況性能表。精益求精，工程中容不得半點馬虎，這是他對自己的嚴苛要求。

工地上的集體婚禮：上午領證 下午返工

2016年12月3日，港珠澳大橋島隧工程II區食堂裡，幾個紅彤彤的大「囍」字貼在牆上顯得格外喜慶；在東人工島項目施工營地，四對新人在百餘名現場工友的祝福下步入婚姻殿堂。

II工區的黨支部書記邱雲說，簡單而不失喜氣的集體婚禮，僅僅是他們一個工區為幾對新人補辦的婚禮。在大橋建設大軍中，還有很多新人都沒有時間辦婚禮。

另一位新人孫洪春的新娘張煥，一人獨自在江蘇連雲港工作，兩人從不過生日、情人節，「領完結婚證，下午又趕回珠海；第一天

辦完婚禮，第二天又上工地。」妻子笑着說，他捨不得花時間談戀愛。

這次集體婚禮中另一個男主角叫莫日雄，雖然與妻子劉小美一同住在珠海，但由於莫日雄是大橋島隧工程東人工島項目副經理，經常守在海中人工島上施工現場，平時兩人聚少離多。

婚禮第二天，莫日雄帶新婚妻子回到項目營地，給同事分發喜糖。同事們接過喜糖，一邊給這對新人送上祝福，一邊笑呵呵地把喜糖往嘴裡塞。然而同事嘴裡的喜糖還沒化，莫日雄便把新娘晾在一邊，一頭扎進施工現場，又成「莫經理」了。

沒有補過蜜月，就連女兒出生時也不在身邊。

「我在長沙那幾年，一年見兩次很奢侈了。」曹琰說。2015年初，曹琰放棄了在省城銀行裡的工作，也來到了島隧項目部，現在她對大橋也有深厚感情。

今年國慶，宋奎在營地裡加了5天班，抽半天帶曹琰母女去中山，這是他一家三口第一次真正意義的集體出遊，一路上他總搶着抱孩子，當8個月大的「灣灣」在他懷裡手舞足蹈，「這個時候，切身感受到作為一個父親的幸福。」宋奎說。

女兒獲名「灣灣」

2月6日，港珠澳大橋主體全線交工驗收，兩天後，宋奎女兒出生了。為了紀念這段「血汗青春」，宋奎為女兒取名「灣灣」。「以後告訴她，這座跟她同齡的世紀大橋，爸爸也參與了建設」，宋奎說。

「打樁哥」宋奎，去年升任為工區副總工兼質檢部部長，更離不開工地了。雖然港珠澳大橋主體工程早已結束，但大橋收官萬事待理，他只好把懷孕的妻子送回長沙，不僅